

聆听心灵的回响

——读崔亚美诗集《晨曦穿过松林》

□ 陈玉槐

在电白善于写作的作者众多,善于写诗歌的作者也不少,特别是女性作者。

在捧读的《晨曦穿过松林》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电白籍女作者崔亚美的诗集。同时,崔亚美还是一位人民教师。

《晨曦穿过松林》不难想象是踏入了一片静谧而深邃的松林,每一首诗都是那穿透枝叶的晨曦,带着温暖、希望和无尽的思索。她的诗集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深厚的地域文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本诗集深深扎根作者生活的土地,字里行间满是对故乡电白的眷恋和热爱。诗集中有很多篇幅在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包括农耕文化,在“雨”中:“这声音,是新年温暖的话语/可你又像风一样/冲破一个又一个年轮/从浮山到异乡/那段旧时光/已染成发黄的纸”;又如“父亲是田垌的孤独者/早起,晚归/荷锄,还有那条/水烟筒”。作者以细腻而又带着情感的笔触,对浮山岭,对父母亲生活的土地化作情感的寄托,唤起作者对家乡山水,亲人,农耕,烟

火的思念,在“父亲的犁 静静躺在老屋角”和“母亲的阵地”都有体现。对地域文化,农耕文化的挖掘,不仅让电白的风土人情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也使得诗集具有独特的地域标识。成为地域性文化传承的载体,让更多人了解电白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

情感的主题表达。《晨曦穿过松林》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情感可能是其中一抹温柔的色彩,“你已远去/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我细品着甜酸苦辣”,又如:“可父亲,不再等在/路口”,再如:“它枯了。彻底地枯了/多像/人间的一些爱情”,还有:“你远去了啊,去了浮山深处/枯瘦的山坡,黄叶片片/哪一片是你啊,我的弟/又有哪一片,可承载姐的/泪水之殇”,诗句朴实,语言真挚,思念亲人将那种情感融化,能触动读者内心深处对思念亲情、亲人的无奈和忧伤,情感主题则充满了温暖和感恩,正是作者的心心念念发自内心真实情感流露,体现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意象的运用亮点。作者除了对地域文化,情感表述进行描绘,还营造宁静,或悠远,或神秘的氛围。如“晨曦穿过松林/世间的事物落在山涧/我,只听鸟鸣”,这意象实质就是一种宁静的表述,穿过松林那晨曦多悠远多神秘,又如:“我将认真老去/就在星光灿烂的今夜/把我的第一声啼哭/把母亲那年今夜的疼痛/叠起”,认真老去这一意象也正如认真活着一样把疼痛叠起,不仅增添了诗歌的画面感,更加成为诗人生命表述的一种定义。在“寒霜,落满父亲远去的路”里:“今夜,寒霜又落满衣衫/落满/父亲远去的路”,表述中使抽象的情感变得具体可感。这些意象相互交织,构建起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与联想。

诗歌的语言风格。在诗歌的形式与语言风格上,崔亚美敢于大胆创新,不拘泥于传统格律的束缚。诗歌长短错落,节奏明快而富有变化,读起来朗朗上口,语言清新自然,质朴平实,没有过多的华

丽辞藻堆砌,却可以本真地表述,如:“稻苗又开始丰满抽穗/田垌里,似乎又看见/父亲灿烂的笑容”,又如:“想拂去你啊,可心间/早已将你镌刻”,再如:“冬日的夕阳,挂在树丫/荷塘里,摇落/一池红”,这种简洁而有力又看得见的语言,让诗歌更贴近生活,使读者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诗意的存在,感受到诗歌的魅力。

《晨曦穿过松林》是一本极具感染力和充满艺术价值的诗歌集。它以独特的电白地域文化、农耕文化为基石,通过丰富的主题叙述亲情,精妙的意象,创新的形式和质朴的语言风格,展现了诗人对生活,对自然,对亲情的情感表达。这本诗集不仅为电白文学发展添砖加瓦,也为广大诗歌爱好者带来一份难得的精神食粮,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寻得一片诗意的栖息地,聆听心灵的回响。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美的复调

——论朱积《最美的》生态诗学与劳动美学

□ 安然

朱积的诗《最美的》,表面上是一首描绘春天景象的抒情小诗,实则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审美体系。这首诗以“美”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美与劳动美的双重变奏,完成了从传统田园诗向现代生态诗的审美跨越。诗中看似简单的意象排列,暗含了深刻的诗学思考——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定义“最美”的审美内涵。

诗歌开篇即以全称判断“春天,一切都是美的”确立基调,随后展开的意象群即呈现出精心的结构安排。“飞翔的燕子”“闪烁着雨水的绿叶”和“风中摇曳的花朵”构成第一层自然审美,这些意象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感物”的传统,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即目美学。难得是,作者的匠心在于他使用“更美的是”这一比较结构,将诗歌视线从纯粹的自然景观转向人文景观:“一行插秧的身影”和“脊背上密集地发芽的烟雨”。这种递进关系解构了传统田园诗中自然与人的主客二分法,劳动者的身影不是破坏自然美的异质元素,而是春天美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弯曲的脊背与烟雨共同“发芽”,创造出一种劳动与自然相互渗透的新型审美体验。

在诗的第三节,作者引入了“蜜

蜂—花蕊”的生态隐喻系统。蜜蜂“少女般飞进花海”的意象,既包含古典诗词中“游蜂戏蝶千门侧”的香艳余韵,又被赋予了现代生态学的互惠内涵。“所有的花蕊都敞开大门”暗示了一种生命间的开放与接纳,这种意象经营明显超越了传统咏物诗的托物言志模式,呈现出生态系统内部物质能量交换的科学诗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敞开大门”这一拟人化表达,它消解了植物作为被动客体的传统认知,赋予其主体性的生命意志。

诗歌结尾的点睛之笔——“只有蜜蜂知道春天的秘密/只有蜜蜂有一颗甜蜜的心”——构建了双重隐喻系统。“春天的秘密”既可理解为植物授粉的生态奥秘,也可视为生命相互依存的哲学真谛;“甜蜜的心”既指蜜蜂的生理特性,也暗喻互利共生的生态智慧。这种隐喻的复调性使诗歌在科学认知与诗性思维之间保持了精妙的平衡。蜜蜂作为自然与劳动的联结者形象出现,它们既像劳动者一样“采蜜”,又是纯粹的自然造物,这种双重属性完美诠释了诗中“最美”的深层定义:人与自然创造性共生的状态。

从诗艺角度看,作者采用了意象并置的现代诗歌技法,却赋予其

古典诗词的意境韵味。诗中“烟雨”“飞燕”等意象直接源自唐宋诗词传统,但“插秧的身影”“脊背上发芽”等表达又带有鲜明的现代诗歌具象化特征。这种古今融合的形象处理方式,使诗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了审美连续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脊背上密集地发芽的烟雨”这样的超常规搭配,将劳动者的汗水与春天的雨水、身体的曲线与植物的生长奇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唯有诗歌语言才能呈现的通感体验。

在节奏控制上,诗歌采用自由体形式,但通过“春天”的重复出现、“是……是……”的排比句式,形成了回环往复的音乐性。这种节奏设计与内容上的递进关系相得益彰:第一段“春天”引出的自然意象轻盈灵动,第二段“更美”转入的人文意象则变得厚重深沉,最终在蜜蜂的意象上达到轻重平衡。这种节奏与内容的协同变化,显示出诗人对诗歌内在音乐性的高度自觉。

《最美的》通过自然美与劳动美的复调呈现,回应了当代生态诗学关于“人类世”的审美困境:在人类活动已深刻改变地球生态的今天,如何重新定义美?作者的答案是将劳动纳入自然审美体系,但不是作为征服自然的力量,而是作为参与

自然创造的伙伴。那些弯曲插秧的身影与蜜蜂采蜜的形象形成隐喻性对应,暗示人类的理想状态应是如蜜蜂般,既满足自身需求,又促进生态系统繁荣。这种审美建构既区别于浪漫主义对原始自然的崇拜,也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美学,体现出一种辩证的生态智慧。

在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这首诗可视为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现代诠释。但作者的创新在于,他摒弃了传统文人观物时的静态审美姿态,代之以对生产性劳动的动态礼赞。诗中“插秧的身影”不是被怜悯的对象,而是春天美学景观的创造者之一。这种对劳动美学的肯定,使诗歌获得了区别于古典田园诗的历史维度,呈现出对新农村建设的诗意回应。

《最美的》最终实现的诗学突破,在于它成功构建了一个多元共生的审美体系:自然美学与劳动美学互渗,古典意境与现代意识交融,科学认知与诗性思维对话。在这个体系中,“最美”不再是对立范畴中的选择,而是各种生命形式创造性共存的和谐状态。作者以看似简单的春天组诗,完成了对当代生态美学复杂命题的诗意解答,这正是这首短诗深刻而耐人寻味的原因所在。